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 2015

策划：胡德才

编纂：古远清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世界华文文学与传媒研究中心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 2015

策划：胡德才

编纂：古远清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 2015/古远清编纂.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307-19217-1

I. 世… II. 古… III. 华文文学—文学研究—世界—2015—年鉴
IV. I10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8588 号

责任编辑:白绍华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6 字数:602千字 插页:1

版次: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9217-1 定价:99.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凡 例

古远清

一、本年鉴属于资料性工具书，它通过“争鸣”、“综述”、“资料”、“刊物”、“目录”、“访谈”、“悼念”、“书评”、“机构”、“会议”、“备忘”等栏目，反映“世界华文文学”这门学科 2015 年的基本状况和重要成果，并汇集有关重要信息，以让广大读者了解这门学科的最新动向，为世界各地学者研究时参考和使用。

二、“世界华文文学”按约定俗成的说法：除中国大陆地区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都是本书收集和研究的范围。但这两者有时很难截然分割，故在目录、机构、会议等项，仍保留有中国大陆的内容。

三、“综述”以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现状为主，另也适当含境外研究。

四、《世界华文文学大事记》等项，原则上按时间先后排列。

五、有关世界华文文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包含一般项目和重大项目，以基金号排序。

六、“目录”中境外刊物有关提法，一律保持原貌，不作改动。

七、“刊物”小史以刊登创作同时也注重评论的刊物为主。

八、“争鸣”对象除学科理论建设和华文文学走向问题外，也包含作家作品评论。

九、“悼念”的内容含去世的境外作家和大陆学者。

十、“书评”以收研究性著作的评论为主。

十一、“资料”《中国大陆研究港澳文学专家小传》，入选标准为出版过或参与撰写过重要的港澳学研究著作，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且有影响者。

十二、“机构”以文学团体为主，也适当兼顾与文学有关的教育、语文、媒体等方面的机构。

十三、“会议”只收入有重大影响的会议。

十四、开华文文学课情况统计系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遗漏部分，另除掉因授课老师或退休或出国未能开课的学校。

十五、由于人手奇缺，本年鉴大部分资料由本人编写，故本人的文章收得多些，有点似“编著”性质。也是本人单干的原因，无法提供本书人名、书名、刊名索引。

目 录

争 鸣

华语语系文学：花果飘零 灵根自植	[美国]王德威(3)
关于民族主义和世界华文文学的若干思考	吴 俊(7)
“文化中国”视域下的世界华文文学史料	吴秀明(17)
严歌苓还要在写作的歧路上狂奔多久 ——从《护士万红》说开去	欧阳光明(30)
厚得像电话簿的《世界华文新文学史》 ——兼评台北有关此书的争论	古远清(37)
王洞的“爆料”所涉及的夏志清评价问题	古远清(46)

综 述

2015 年北美华文文学研究概况	向忆秋(61)
2015 年澳大利亚及欧洲华文文学研究概况	[澳大利亚]庄伟杰(70)
2015 年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概况	朱文斌 孔舒仪(78)
2015 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概况	李詮林 林梦晓(88)
2015 年香港文学研究概况	凌 逾(97)
2015 年澳门文学研究概况	(澳门)郑宁人 黄耀民(113)

资 料

2015 年世界华文文学大事记	袁 青(125)
2015 年世界华文文学奖项	袁 青(127)
2015 年中国大陆高校开设华文文学课程概况	古远清(128)
2015 年中国大陆华文文学研究著作一览	曾丽琴(136)
2015 年中国大陆华文文学研究博硕士学位论文索引	曾丽琴(138)
2015 年中国大陆期刊有关华文文学研究论文索引	曾丽琴(143)
附：2015 年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资料	曾丽琴(175)

2015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有关华文文学立项课题	向忆秋(183)
2015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有关华文文学立项课题	向忆秋(184)
1983—2009 年大陆学者台湾文学研究论著书目	曹惠民 司方维(185)
中国大陆研究港澳文学专家小传	古远清(197)
“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简介	网 闻(204)
“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简介	袁 青(205)

目 录

2015 年汕头《华文文学》目录	黄洁玲(209)
2015 年南京《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目录	李 良(215)
2015 年成都《华文文学评论》第三辑目录	张 放(220)
2015 年绍兴《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九辑目录	朱文斌(222)
2015 年香港《文学评论》目录	(香港)林曼叔(224)
2015 年《香港文学》有关文学批评目录	(香港)陶然(232)
2015 年台北《文讯》目录	闻 迅(238)
2015 年台湾文学馆《台湾文学研究学报》目录	(台湾)林佩蓉(265)
2015 年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集刊》目录	袁 青(266)

刊 物

《美华文学》小史	程国君(269)
《红杉林——美洲华人文艺》小史	石 娟(273)
《联合报》副刊小史	(台湾)赵文豪(280)

对 话

李彦：新移民文学女性经验的独特诠释	王红旗 [加拿大]李 彦(289)
香港文学研究对谈	(香港)黄维樑 古远清(300)

悼 念

一代报人、作家曾老告别人间	(香港)陶 然(307)
曾敏之先生百日祭	陆士清(309)
我和曾敏之先生的学术交往	袁良骏(313)
我最敬重的吴岸前辈不在了	刘红林(316)
怀念陈辽老师	[美国]冰 凌(318)

书 评

视角的拓展和思想的阐释

——读林丹娅主编《台湾女性文学史》 朱双一(323)

“我的声音和我的存在”

——读刘俊《复合互渗的世界华文文学》 古远清(326)

“学科建设”意识的自觉

——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4》 古大勇(329)

开放的学术对话平台

——读王冕《对话台湾诗人》 古远清(334)

机 构

全球汉诗学会	袁 青(343)
世界汉诗协会	袁 青(343)
美南华文作家协会	袁 青(344)
华府华文作家协会	袁 青(344)
北得州文友社	袁 青(345)
纽约华文作家协会	袁 青(345)
夏威夷华文作家协会	袁 青(346)
圣路易华人写作协会	袁 青(346)
佐治亚州华文作家协会	袁 青(347)
拉斯韦加斯作家协会	言 立(347)
美国中文作家协会	袁 青(348)
加拿大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	袁 青(349)
日本中国语学会	袁 青(349)
日本中国学会	袁 青(350)
日本现代中国学会	袁 青(350)
中国语教育学会	袁 青(351)
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	袁 青(351)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袁 青(352)
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协会	袁 青(352)
世华文学研创会	袁 青(353)
[菲律宾]千岛诗社	袁 青(353)
[缅甸]“五边形”诗社	[缅甸]金凤凰(354)
(台湾)汉学研究中心	网 闻(354)
(台湾)中国青年写作协会	袁 青(355)

(台湾)中国妇女写作协会	袁 青(355)
(台湾)“中华民国”笔会	袁 青(356)
台湾笔会	袁 青(356)
(台湾)中国诗歌艺术学会	袁 青(357)
(香港)国际作家工作坊	袁 青(358)
香港文学促进会	袁 青(358)
香港作家协会	袁 青(359)
世界华文媒体合作联盟	赵 婷(359)
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	庄 园(360)

会 议

纪念《香港文学》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	港 迅(363)
“香港文学评论学会”主办座谈会	港 迅(363)
第八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在缅甸举办	[缅甸]金凤凰(364)
“跨越太平洋——北美华人文学国际论坛”在旧金山举行	亦 闻(365)
“岛和世界——也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召开	袁 青(367)
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	温明明(367)
“日本台湾学会”与“天理台湾学会”学术大会	亦 闻(368)
第十届“海峡诗会”在福建举行	亦 闻(369)
“语言的共同体——当代世界华文文学高层论坛”在哈尔滨召开	龙 院(370)
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研讨会在厦门举办	亦 闻(370)
第三届两岸文化发展论坛在福建举行	亦 闻(371)
第三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厦门举行	亦 闻(371)
两岸抗日题材作品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亦 闻(372)
华文作家纪念抗战胜利年 70 周年在广州、云南举行	亦 闻(372)
“第八届中华名作家邀请国际文学论坛”在韩国召开	金 彤 白 杨(373)
“第二届韩国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金 彤 白 杨(375)
“文化传统与域外汉语文学”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筹)	
在吉林召开	白 杨(377)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国际研讨会在日内瓦大学召开	朱颂瑜(378)
《德国媳妇中国家》与华文文学的边界	黄炜星(378)
国际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湄洲岛举行	亦 闻(379)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在曼谷成功举办	[德国]倪 娜(381)
第七届当代诗学论坛在暨南大学举行	南 华(382)
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外学者探讨金庸文学山水	刘 毅(383)
2015 年两岸诗会在海口举行	网 闻(384)
穗港文学交流研讨会在广州举行	岳 刚(385)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4》出版座谈会在武汉召开	肖 画(385)
-----------------------------------	----------

备 忘

偷渡作家：从逃亡港澳到定居珠海	古远清(389)
文学史的憾事(续篇)	(台湾)隐 地(397)

后 记

绘制华文文学的学术导游图	古远清(407)
--------------------	----------

争 鸣

华语语系文学：花果飘零 灵根自植

[美国]王德威

在 20 世纪文学发展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地理空间的坐标，一个政治的实体、一个文学想象的界域，曾经带来许多论述、辩证和启发。到了 21 世纪，面对新的历史情境，探讨当代中国文学的时候，对眼前的“中国”又要做出什么样的诠释？而这些诠释又如何和变动中的阅读和创作经验产生对话关系？

当我们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时，首先想到的研究对象可能是像莫言、苏童、余华、王安忆这些小说家；顾城、海子、翟永明、西川这些诗人。但过去 60 年来除了中国大陆以外，也有许多文学创作热切地进行着，包括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华人的社群，还有欧美的离散作家群等。这些不同地域的中文创作蓬勃发展，以往都被称为“华侨文学”、“海外华人文学”或者是“世界华人文学”等。

21 世纪，这样的分野是否仍然有效呢？当我们谈论广义的中国文学时，要如何对待这些文学生产的现象和它们的成果呢？无可讳言，从民族主义、移民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定义其来有自。但是作为文学研究者，如果严肃地思考文学和地理的关系时，我们是不是能够善用观察和反思能力，诉求一个不同的命题：“文学地理是否永远必须依附在政治的或历史的地理的麾下，形成对等或对应的关系？”这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一层意义。

作为一个文学从业者，我们必须善用处理文本时的虚构能量。这虚构的能量并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而是激发我们面对生存境遇时的对话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现实政治历史不及之处，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文学这一虚构的媒介，展现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批判或憧憬？当一种以虚构为基准的文学空间介入到实际历史情境里，必然会产生碰撞，产生以虚击实，或以虚寄实的对话关系。这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二层意义。

国家文学是西方 19 世纪以来随着国族主义兴起所形成的文学表征。国家文学与国族地理之间的对等几乎成为约定俗成的现象。这一现象在最近的几十年开始有了松动，文学研究者重新思考国家和文学之间对等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尤其是中国大陆之外的华语世界文学也有精彩纷呈的表现，这些以中文写作的文学作品，我们到底是把它们当作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还是华侨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还是更伟大的“天下”文学的一部分呢？近年有什么样的新的论述方法和命名方式，可以用来作为文学研究者介入这一问题的身份、立场，或者策略？

“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在近十年异军突起，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重

点是从“文”逐渐过渡到语言，期望以语言——华语——作为最大公约数，作为广义中国与中国境外文学研究、辩论的平台。Sinophone 意思是“华夏的声音”。简单地说，不管我们在哪儿讲中文，不管讲的是什么样的中文，都涵盖在此。但 Sinophone 向内、向外所衍生出来的辩证，还有与其他语系文学研究的对话，其实充满了政治、历史和各种各样文学理念之间的紧张性。

Sinophone 的兴起，是相对以下的几种有关(殖民属性)文学或是文化的专有名词。像英语语系文学(Anglophone Literature)，意味在某一历史阶段，曾经有使用英语的政治势力侵入世界另外一个地点，并在当地遂行以英语为主导的语言、教育、文化、行政势力。年久日深，英语成为公用的沟通工具，一方面压抑、剥夺了在地语言文化的原生性，一方面却也正因为在地的影响，英语也变得驳杂而“不纯正”起来。如此形成的交杂现象，从发音、文法、修辞到广义的话语运作、文化生产，都可得见。

以此类推，像法语语系文学，或者像巴西的葡萄牙语系文学，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系文学等现象都是因为从 18、19 世纪以来，扩张主义——帝国的、经济的或殖民的——所造成的文化后果。这些文学形式虽然使用宗主国所强加的语言，但毕竟离开那个所谓“祖国”的母体——离开英国、法国、西班牙或葡萄牙——已远，再加上时间、风土杂糅的结果，形成了复杂的、在地的语言表征。

这一方面提醒了我们在地文学和宗主国之间的语言/权力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正视在地的文化从事者因地制宜，对宗主国的语言文化做出另类衍伸、解释、发明，于是有了斑驳混杂的语言结果：杂糅、戏仿，甚至是颠覆的创作。殖民者的话语当然占了上风，但也必须付出代价；被殖民者颠覆权威话语的力量永远蓄势待发。

华语语系文学是不是必须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理解呢？这个问题似是而非。我以为即使是在有限的殖民或是半殖民的情况下，海外华语文学的出现，与其说是宗主国强大势力的介入，不如说是在地居民有意无意地赓续了华族文化传承的观念，延伸以华语文学符号的创作形式。

比如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上海，就算沦陷于日本，也很难想象有日语语系文学的产生；相对的，张爱玲还有其他作家的活动正是在这段期间风行一时。在东北被占领、成立傀儡政权的那十几年，大宗的文学生产仍然是以中文为主。台湾的例子比较不同，因为殖民时间长达 50 年，30 年代日本官方传媒笼罩岛上是不争之实。但台湾仍有相当一部分文人以中文/汉语形式——如汉诗、白话中文、闽南、客家方言艺文——来延续他们对于广义中国文化的传承，并借此反射他们的抗争心态。何况民间文化基本仍然保留相当深厚的中国传统因素。所以，华语语系文学可以从帝国批判或者是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但这样的理论框架却未必全然有效。

在华语语系观念兴起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开始思考海外的中国性问题。过去 20 年里，西方(尤其是华裔)学者对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文明”、“什么是中国文学”有许多不同声音。杜维明教授提出了“文化中国”的观念：不论中国历史本身如何曲折，作为文化薪传者，我们必须维持一种信念，那就是一种名叫“中国”的文化传统总是生生不息，为华族继往开来。这个文化的中国成为从海内到海外华人社会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推而广之更涵盖所有心向中华文化的中国人、外国人。杜维明心目中的“文

化”是以儒家道统为主轴的文化，而在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表述。“文化中国”所产生的向心力是杜维明想象一个认知、情感和生存共同体的立足点。

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王赓武，随双亲移居马来西亚，之后到中国上大学，再回到马来西亚继续学业，并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新加坡、马来西亚任教。如此的经历说明了一位海外华人问学和国族认同的曲折路径。对于王赓武而言，所谓的“中国性”必须是一种在地的、权宜的中国性。这个中国性也只有当你在某地落地生根之后，把个人所承载的各种“中国”文化信念付诸实践，与客观因素协商，才能展现出来。如此，王赓武强调的是在地的、实践的“一种”中国性的可能；而不再强求那个放诸四海的、宏大叙事的“文化中国”憧憬。

另一种立场可以李欧梵作代表。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游走的中国性”，认为作为20世纪末的中国人，哪怕是在天涯海角，只要觉得“我”是一个能够传承、辩证甚至发明“中国”理念的主体，哪怕多么的洋化，也毕竟能把“中国性”显现出来。两个关键词“游走”和“中国性”，点出“中国性”出于个人面对世界、与之相遇的对话关系，以及因此形成一种策略性的位置。对个别主体的建构与解构是李教授说法的一大特色，反映他个人早年对浪漫主义的信念，以及世纪末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观点。

面对中国性的问题，王灵智强调双重统合结构，一方面关注离散境况里华人应该保有中国性，一方面又强烈地意识到华人必须融入新环境，并由此建立其（少数族裔）代表性。他竭力在华/美两种身份之间求得均衡，在多元族裔的美国性的前提下争取自己的中国性，又在华人移民社群里倡导认同美国性的必要。

以上四种立场，不论在边缘、在中央；实践的，想象的；政治的，文化的，都说明华语语系研究前有来者。再引用新儒学大师唐君毅先生的话，所谓“花果飘零，灵根自植”，20世纪中国各种不同定义下的离散状况有了“花果飘零”的感慨；在海外的中国人千千万万，不论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只要能“灵根自植”，就对中国性作出新的定义和判断。当然，“灵根”如何“自植”，日后就衍生出许多不同的诠释。

相对以上资深华裔学者的立场，也有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批判声音。洪美恩（Ien Ang）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华裔和土著的混血家庭，在荷兰完成教育，在澳洲任教。他们基本遵从中国的礼俗文化，但是在生活习惯、语言表达还有认同心态上，已经似是而非。洪美恩也许看起来像是中国人，但其实不会说中文，基本上算是外国人。而在西方，她也总因为“类”中国背景被当作中国人的代表。这就引起了洪美恩两面不讨好的感叹和反思。她的研究努力强调华裔乃至“中国”的多元性；对她而言，中文已经不是那个根深蒂固的文化载体，而应该是多元华裔社会的（一种）沟通工具。

再看哈金。哈金是目前美国最受重视的华裔英语作家。他是个英语语系作者，但有鉴于他自觉的中国背景、小说选择的题材，还有行文若隐若现的“中国腔”，我们是否也可以说，他也是个华语语系作家？虽然他以英文创作，但是“发声”的位置是中国的。如此，他赋予华语语系文学一个极有思辨意义的例子。

中国国内学者的反思中，葛兆光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值得推荐。“宅兹中国”是根据1963年陕西宝鸡所发掘的西周铜器上的铭文而来。“宅兹中国”在这里有两重指涉，一方面意味“宅”在家园里，有了安身立命的憧憬；但是另一方

面,“中国”又必须放回到历史千丝万缕的语境里面,不断地被重新定位、审视。葛兆光认为“中国”作为一种文化的实存主体,它总是“宅”驻在那里,无法轻松用解构的、后殖民的、帝国批判的方法把它全部瓦解掉。因为只要回到了中国的文化历史脉络里面,“中国”的观念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回荡在不同时期的文化表征上。

目前有关华语语系文学的论述,首先应该介绍史书美的专著《视觉性与身份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该书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以专著形式将华语语系形诸文字的著作。史书美提出几种理论介入的方法。其中,她认为作为华语语系的主体,无需永远沉浸在“花果飘零”情结里,而应该落地生根。她不谈离散,而谈“反离散”。换句话说,与其谈离乡背井,叶落归根,更不如寻求在所移居的地方重新开始、安身立命的可能。

耶鲁大学石静远(Jing Tsu)的《中国离散境遇里的声音和书写》关注海外华语语系社群身份认同问题。她指出在中国境内和境外的华语社会的文化差异因为时间的流变而日益明显,但她有意探索的是,在什么立场上仍然有形成语言共同体的可能。

我们也应当留意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台湾的黄锦树。这些年他在马来西亚的华文社群中引起了相当大的批评回响。他对海外华语文学发展的看法的确引人深思。他认为“马华文学”既然是马华社群在地创造的华文的成果,必须诚实面对自身的多重身份和发声位置。马华文学必须面对与生俱来的驳杂性。这样的驳杂性当然是一种书写的限制,但也可能成为书写的解放。两者之间的交汇和交锋,形成马华文学的特征。

传统定义马华文学的来龙去脉,多半沿用五四论述,像郁达夫1938年远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或者是老舍到了新加坡写出《小坡的生日》等。这样的谱系不能够抛弃它对母体、母国的眷恋,甚至衍生无穷的“想象的乡愁”;这“乡愁”号称正本清源,却又漂泊难以定位。黄锦树认为马华文学的中文已经离散了、“解放”了,其实就必须迎向各种不同试验的可能。相对前辈作家所信仰的(中国的)现实主义,他选择的试验方式是现代主义。黄锦树的观点颇有爱深责切的意味,但他过于强势的立场让许多前辈难以消受,也不让人意外。

面对以上各种论述,我以为史书美提出华语语系多重论述,首开华语语系研究新局,必须给予最大肯定。而我们也可以思考不同的研究策略,史书美所持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框架,仍有辩论的余地。其次,史书美对“海外”和“中国”所作的区分显得过于僵化,今天中国与海外华语世界的互动极其频繁,更何况历史的演进千回百转,我们不能忽略这些年中国以及境外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语境变化。我们必须正视汉语以内众声喧哗的现象。换句话说,我希望把史书美对华语语系的思考层面扩大,带回到“中文”的语境之内。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华语语系”的问题意识置入到广大的中文/汉语语境里面。用文学的例子来说,我们看苏童的作品觉得有苏州特色,王安忆的作品则似乎投射了上海语境,每一个地区作家的作品,就算使用的是“普通话”,其实都有地域色彩、文化诉求,更遑论个人风格。当我们正视这样的汉语地域南腔北调的时候,就会了解语言合纵连横的离心和向心力量从来如此,以及蕴含其中多音复义的现象。语言的配套、制约、流通,千百年来从未停歇。

(载《文艺报》2015年7月24日)

关于民族主义和世界华文文学的若干思考

吴 俊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题，文化思潮流变中的一个中心线索，也可以说是权力政治视野中的一个关注点，就是如何调适、确认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闭关锁国的失败、以夷制夷到中国的和平崛起宣示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我们用了近两百年、至少是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但如何看自己、如何评价世界、如何调适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今天也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之所以这个问题会长期存在，并在某些时候发酵成国内舆情涌动、国际关注的争议现象，既有当代的传统政治原因即国家意识形态原因，也受到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或经济利益关系的牵制，而从更为内在基础的层面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民族及社会文化的历史遭遇的影响和制约，可能是最基本也是最深刻的原因。传统中国“天下观”的崩塌在这一个多世纪中层累地造成了我们屈辱、悲情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这影响到了我们的“世界观”的建立方式和基本价值立场，很难说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一个多世纪前的思维，偏执极端的民粹激情仍是当代社会思潮和群体行为的主要发酵剂——若干年前反日游行中砸日系车的疯狂之举犹在目前，今年所谓反思甲午的口水战泡沫，都可堪比百多年前神魔附体的义和拳师兄师姐们，更不要说几乎每天都能在网络上看到流行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叫嚣了，有些已成常态化的民族情绪的宣泄方式甚至已经接近、突破了反人类言论的底线，比如“杀光××人”之类的口号。但这一切都有一个正义的、正能量的信念在支撑着，这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一个不需要任何理由和前提的正确政治。但或许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从历史的经验上看，爱国主义是一个只有乱世才会特别流行、特别炫酷的口号。何为乱世？国家主权遭遇严重侵犯，或政权统治发生深刻危机，或基层社会大范围动荡不定，这些症候有时同时出现，有时相继出现，总之，国家社会有可能产生颠覆性变化、未来趋向难以把控时，乱世之兆也就以各种方式广泛出现了。这时往往也就是爱国主义出笼的时候。爱国主义起到的是全社会动员的作用，它能够召唤、凝聚全社会的兴奋点，其中，尤其是权力政治可以借此实现驾驭和操控全社会力量走向的目的。

显然，探讨当代的民族主义现象会是一个相当复杂也是相当危险的问题，因为其中必然横亘着一般不能触碰的当代政治问题，甚至是国家权力的禁忌问题。民族主义现象从来就不会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或社会问题。不过，民族主义现象中也必然含有着重要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情绪，这同样会影响于权力政治和民族主义自身的走向。可以回到一百多年前的文化现象来进入这个问题的探讨。

前一个世纪之交出现了后来被称为“林译小说”的文学现象。从翻译上说，林译小

说足以遭到诟病，译者几乎抛弃了一切翻译准则，用一种近似天马行空般的方式不受拘束地将异域故事置换成中国小说。但这种看似破坏性的甚至还有点不着边际的翻译并不是别有用心的恶意之举，相反，林译体现出的恰是一种超越同侪和时代的对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别有会心的文化价值体认。

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的用意何在？至少直到鲁迅还是一种主要的回答，那就是启蒙。启蒙就是以外国（西方）为师。后世所谓的西方中心论之所以在中国也被广泛接受，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五四开始的中国学人已经在参与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合法性建构了，即西方的霸权（文明文化的先进性）是被我们所认可了的。但与启蒙相伴的同时，则是对于民族主义精神的强烈激发，这同样具有世界意义，就是所谓翻译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殖民地（国家）文学的原因。所以在此两方面，中国现代新文学和新文化都具有鲜明的救亡图存的现实动机，民族主义无疑就是其中最为基本的情感和心理认同。也可以说，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就是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滋生、发育、扩散、泛滥的温床。林译小说当然也有此时代思潮的痕迹，他的翻译所涉可以说几乎覆盖了新文学翻译的所有领域，但他留下的更重要的遗产，我以为并不是对于（西方）启蒙文学的偏爱或是对于弱小民族文学的同情，而是中国对于（西方）世界的文化平等观念、对于中国文化的理性自觉与自信。

何以言此？林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得很分明，西洋文学之所以有价值，那是因为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们的理念和技艺都契合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比之左氏、太史公、韩欧诸贤皆有异曲同工、相得益彰之功。如此，反过来也可以说，中国文学、中华文化中同样有着普遍的普世的内涵，同样有着超越时间和历史的永恒价值。更恰当的一种理解就是，在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动时代，我们最需要清醒认识到的就是如何发掘、激活中国文学、中华文化中有益于当代发展的价值潜质，使之成为可资凭借的现实资源和精神支撑。——翻译西洋文学的目的，不是要为否定和取消中国文学，而是更要清楚看到中国文学的价值和中华文化传统对于当代的价值。在此意义上，翻译西洋文学既是一种工具性行为，也是一种认知世界包括进一步认知中国自身的方式。其中并不（应该）存在价值褒贬的预设。显然，林译的这种观念与五四新文学的翻译理念并不相合。

尽管林译小说风行一时，并助孕诞生了至少第一代的新文学作家，成为一道凝固的历史风景，但历史却又没有宽容地给出林琴南最需要证明的时间和机会。他的中西比附之论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回击或抛弃，且长期遭遇轻视或无视。启蒙者当然视其为谬论，西方的文化岂是封建愚昧的中国旧传统可比！饱读旧籍的鲁迅公开呼吁“不要读中国书”，“只读外国书”，所以他年轻时坦然读过几乎所有的林译小说，只不过不满意林译的笔法特别是不谙原文的“乱译”，后来结伴其弟就要与林译一较高下，出版了两册并不成功的《域外小说集》。至于当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文化激进的程度上说就是启蒙者的后裔，虽然苏俄偶像取代了西方，但中国传统的被批判地位则一如既往。这段显得极端的历史连贯着几近百年。也可以说这种文化的自卑已经随着政治上的进化论或进化论的政治，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的一种痼疾。革命或反革命，凡是激进者都在不同程度或方向上助长了文化虚无倾向的蔓延。

保守者也会对类似的林译谬论嗤之以鼻，传统的保守论者视番邦的器物不过是中华